

稗史叢書之一

古今宮闈秘記

上海進步書局印行

古今宮闈祕記卷四

皇儲類

公主諸王附

胎教

青史氏之記曰。古者胎教之道。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蓂室。太師持銅而御戶左。太宰持斗而御戶右。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。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。此三月者。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。所求滋味非正味。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。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。太子生而泣。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。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。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。義東方之弧以梧。梧者東方之草。春木也。其牲以雞。雞者東方之牲也。南方之弧以柳。柳者南方之草。夏木也。其牲以狗。狗者南方之牲也。中央之弧以桑。桑者中央之木也。其牲以牛。牛者中央之牲也。西方之弧以棘。棘者西方之草也。秋木也。其牲以羊。羊者西方之牲也。北方之弧以棗。棗者北

方之草。冬木也。其牲以彘。彘者北方之牲也。五弧五分矢。東方射東方。南方射南方。中央射中央。西方射西方。北方射北方。皆三射。其四弧具。其餘各二分矢。懸諸國四通門之左。中央之弧亦具。餘二分矢。懸諸社稷門之左。然後卜王太子名。上毋取於天下。毋取於地。中毋取於名山通谷。毋悖於鄉俗。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。此所以養息之道也。周后妃姬成王於身。立而不跛。坐而不差。笑而不諠。獨處而不倨。雖怒而不詈。胎教之謂也。成王生。仁者養之。孝者疆之。四賢傍之。成王有知。而選太公爲師。周公爲傅。前有與計。而後有與慮也。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。朝諸侯。一天下。由此觀之。立左右不可不練也。

火色不壽

春秋外傳。師曠見太子晉曰。吾聞太子之語。高於泰山。願聞一言。太子曰。吾聞太師之來。喜而又懼。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。師曠曰。君色赤。君聲清。火色不壽。太子曰。然。却後三年。吾上賓於帝。汝慎無言。殃將及汝。太子時年十五。後三年而卒。

昭儀殺皇子 兩則

漢書孝成趙皇后傳。哀帝立後數月。司隸解光奏言。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。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。子隱不見。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。知狀者。掖庭獄丞籍武。故中黃門王舜。吳恭。斬嚴。官婢曹曉。道房。張棄。故趙昭儀御者。于客子王偏。臧兼等。皆曰。宮即曉子女。前屬中宮爲學事。史通詩授皇后。房與宮對食。元延元年。中宮語房曰。陛下幸宮後數月。曉入殿中。見宮腹大。問宮。宮曰。御幸有身。其十月中。宮乳。掖庭牛官令舍。有婢六人。中黃門田客。持詔記盛綠。綿方底。封御史中丞印。予武曰。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。婢六人。盡置暴室獄。母問兒男女。誰兒也。武迎置獄。宮曰。善臧我兒胞。丞知是何等兒也。後三日。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。手書對牘背。武即書對兒。見在未死。有頃。客出曰。上與昭儀大怒。奈何不殺。武叩頭啼曰。不殺兒。自知當死。殺之亦死。即因客奏封事曰。陛下未有繼嗣。子無貴賤。惟留意。奏入。客復持詔記予武曰。今夜漏上五刻。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。武因問客。陛下得武書。意何如。曰。慳

也。武以兒付舜。舜受詔內兒殿中。爲擇乳母。告善養兒。且有賞。母令漏泄。舜擇棄爲乳母。時兒生八九日。後三日。客復持詔記封如前。予武中有封小綠篋。記曰。告武以篋中物。書予獄中婦人。武自臨飲之。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。赫蹏書曰。告偉能努力飲此藥。不可復入。女自知之。偉能即宮。宮讀書已曰。果也。欲姊弟擅天下。我兒男也。額上有壯髮。類孝元皇帝。今兒安在。危殺之矣。奈何。令長信得聞之。宮飲藥死。後宮婢六人召入。出語武曰。昭儀言女無過。寧自殺耶。若外家也。我曹言願自殺。即自繆死。武皆表奏狀。棄所養兒。十一日。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。不知所置。

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。數召入飾室中。一歲三再召。留數月。或半歲。御幸。元延二年。懷子。其十一月乳。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。送美人所。後客子徧兼聞。昭儀謂成帝曰。常給我言。從中宮來。即從中宮來。許美人兒從何生。許氏竟當復立耶。懟以手自擣。以頭擊壁戶柱。從牀上自投地。涕泣不肯食。曰。今當安置我。欲歸耳。帝曰。今故告之。反怒爲殊。不可曉也。帝亦不食。昭儀曰。陛下自知是不食。謂何。陛下常

自言約不負女。今美人有子。竟負約謂何。帝曰。約以趙氏故。不立許氏。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。無憂也。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。告嚴曰。美人當有以予女。受來置飾室中。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。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。口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。帝與昭儀坐。使客子解篋。緘未已。帝使客子徧兼皆出自閉戶。獨與昭儀在。須臾開戶。噓客子徧兼使緘封篋及綠緋方底推置屏風東。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。皆封以御史中丞印。曰告武。篋中有死兒。埋屏處勿令人知。武穿獄樓垣下爲坎。埋其中。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。任嬪公孫習。前免爲庶人。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。成帝崩。未幸梓宮。倉卒悲哀之時。昭儀自知罪惡大。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。恐事洩。而以大婢羊子等。賜予業等。各且十人。以慰其意。屬無道我家過失。元延二年五月。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。掖庭丞吏以下。皆與昭儀合通。無可與語者。獨欲與武有所言。我無子。武有子。是家輕族人。得無不敢乎。掖庭中御幸生子者。輒死。又飲藥傷墮者無數。欲與武共言之。大臣驃騎將軍貪者。錢不足計事。奈何令

長信信聞之。遵後病困。謂武。今我已死。前所語事。武不能獨爲也。

唐姬

後漢書靈思何皇后紀。中平六年。帝崩。皇子辯即位。并州牧董卓被徵。將兵入洛陽。陵虐朝廷。遂廢少帝爲弘農王而立協。是爲獻帝。明年。山東義兵大起。討董卓之亂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。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。服此藥可以辟惡。王曰。我無疾。是欲殺我耳。不肯飲。強飲之。不得已。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。酒行。王悲歌曰。天道易兮。我何艱。棄萬乘兮。退守藩。逆臣見迫兮。命不延。逝將去汝兮。適幽元。因令唐姬起舞。姬抗袖而歌曰。皇天崩兮。后土頽。身爲帝兮。命天摧。死生路異兮。從此乖。奈我煢獨兮。心中哀。因泣下。嗚咽。坐者皆歔歔。王謂姬曰。卿王者姬。勢不復爲吏民妻。自愛。從此長辭。遂飲藥而死。時年十八。唐姬。潁川人也。王薨。歸鄉里。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。姬誓不許。及李傕破長安。遣兵鈔關東。略得姬。催因欲妻之。固不聽。而終不自名。尙書賈詡知之。以狀白獻帝。帝聞感愴。乃下詔迎姬置園中。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

王妃。

五熟釜

魏志鍾繇傳。魏文帝在東宮。賜繇五熟釜。爲之銘曰。於赫有魏。作漢藩輔。厥相惟鍾。實幹心膂。靖恭夙夜。匪遑安處。百寮師師。楷茲度矩。魏略曰。繇爲相國。以五熟釜鼎。範因太子鑄之。釜成。太子與繇書曰。昔有黃三鼎。周之九寶。咸以一體使調一味。豈若斯釜。五味時芳。蓋鼎之烹飪。以饗上帝。以養聖賢。昭德祈福。莫斯之美。故非大人。莫之能造。故非斯器。莫宣盛德。今之嘉釜。有逾茲美。夫周之尸臣。宋之考父。衛之孔悝。晉之魏顗。彼四臣者。並以功德勒銘鍾鼎。今執事寅亮大魏。以隆聖化。堂堂之德。於斯爲盛。誠太常之所宜銘。彝器之所宜勒。故作斯銘。勒之釜口。庶可贊揚洪美。垂之不朽。

鳳皇生一雛

晉書五行志。海西公初生皇子。百姓歌曰。鳳凰生一雛。天下莫不喜。本言是馬駒。今

定成龍子。其歌甚美。其旨甚微。海西公不男。使左右向龍。與內侍接生子。以爲己子。欲以純灰滌腸。

後趙錄。張豺獲劉曜幼女安定公主。年十二。有殊色。納於虎。虎嬖之。生子世。封齊公。豺以虎年長多疾。欲立世爲嗣。冀劉氏爲太后。已得輔政。乃說虎曰。陛下再立儲宮。其母皆出自娼賤。故禍亂相尋。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。虎曰。卿且勿言。吾知所處矣。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曰。吾欲以純灰三斛。自滌其腸。何爲專生惡子。兒年二十餘。輒欲殺公。今世方十歲。比其二十。吾已老矣。乃與張舉李農定議。敕公卿上疏。請立世爲太子。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。虎使張豺問其故。莫頓首曰。天下重器。不宜立少。故不敢署。虎曰。莫忠臣也。然未達朕意。張舉李農知吾意矣。可令諭之。遂立世爲皇太子。以昭儀爲皇后。

談論忘寢

梁書沈約傳。齊初爲記室。帶襄陽令。所奉之王。齊文惠太子也。太子入居東宮。爲步

兵校尉。時東宮多士。約特被親遇。每直入見。景斜方出。當時王侯到宮。或不得進。約每以爲言。太子曰。吾生平懶起。是卿所悉。得卿談論。然後忘寢。卿欲我夙興。可恒早入。

明山賓之寵遇

梁書明山賓傳。山賓字孝若。平原鬲人也。普通三年。徵爲太子右衛率。四年。遷散騎常侍。東宮新置學士。又以山賓居之。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。初山賓在州。所部平陸縣不稔。啓出倉米以贍人。後刺史檢州曹簿書。以山賓爲耗闕。有司追責。籍其宅入官。山賓默不自理。更市地造宅。昭明太子聞。築室不就。有令曰。明祭酒雖出撫大藩。擁旄推轂。珥金拖紫。而恆事屢空。聞構宇未成。今送薄助。並貽詩曰。平仲古稱奇。夷吾昔擅美。令則挺伊賢。東秦固多士。築室非道旁。置宅歸仁里。庚桑方有係。原生今易擬。必來三逕人。將招五經士。

昭明太子誠殷鈞

梁書殷鈞傳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。天監中爲中庶子。母憂去職。居喪過禮。昭明太子憂之。手書誠諭曰。知比諸德。哀頓爲過。又所進殆無一溢。甚以酸耿。迥然一身。宗奠是寄。毀而滅性。聖教所不許。宜別自遣割。俯存禮制。饘粥果蔬。少加勉強。憂懷旣深。指故有及。并令繆道臻口具。鈞答曰。奉賜手令。并繆道臻宣旨。伏讀感咽。肝心塗地。小人無情。動不及禮。但稟生疴劣。假推年歲。罪戾所鍾。復加橫疾。頃者綿微。守盡暑漏。目亂元黃。心迷哀樂。惟救危苦。未能以遠理自制。薑桂之滋。實聞前典。不避梁肉。復忝今慈。臣亦何人。降此憂慙。謹當循復聖言。思自補續。如脫申延。實由亭造。

願與阿叔作奴

北齊樂陵王百年傳。樂陵王百年。孝昭第二子也。孝昭初即位。在晉陽。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。帝謙未許。都下百寮又請。乃稱太后令。立爲皇太子。帝臨崩。遣詔傳位於武成。并有手書。其末曰。百年無罪。汝可以樂處置之。勿學前人。大寧中。封樂陵王。河清三年五月。白虹圍日再重。又橫貫而不達。赤星見。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。一夜。

盆自破。欲以百年厭之。會博陵人賈德胄。敎百年書。百年嘗作數勅字。德胄封以奏。帝乃發怒。使召百年。百年被召。自知不免。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。見帝於元都苑涼風堂。使百年書勅字。驗與德胄所奏相似。遣左右亂捶擊之。又令人曳百年遶堂。且走且打。所過處血皆遍地。氣息將盡。曰。乞命。願與阿叔作奴。遂斬之。棄諸池。池水盡。赤於後園。親看埋之。妃把玦哀號。不肯食。月餘亦死。玦猶在手。拳不可開。時年十四。其父光自擘之。乃開。

獍父生麟子

隋書元德太子傳。元德太子昭。煬帝長子也。生而高祖命養宮中。三歲時。高祖嘗謂曰。當爲爾娶婦。昭應聲而泣。高祖問其故。對曰。漢王未婚時。恒在至尊所。一朝娶婦。便則出外。懼將遠離。是以啼耳。上歎其至性。特鍾愛焉。年十二。立爲河南王。仁壽初。徙爲晉王。拜內史令。兼左衛大將軍。後三年。轉雍州牧。煬帝卽位。便幸雒陽宮。昭留守京師。大業元年。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。昭有武力。能引強弩。性謙沖。言色恂恂。未

嘗忿怒。所膳不許多品。帷席極於儉素。臣更有老父母者。必親問其安否。歲時皆有惠賜。其仁愛如此。明年朝於雒陽。後數月將還京師。願得少留。帝不許。拜請無數。體素肥。因致勞疾。帝令巫者視之。云房陵爲祟。未幾薨。

還我廬陵相王來

金鑾密記。武則天后嘗夢一鸚鵡。羽毛甚偉。兩翅俱折。以問羣臣。內史狄仁傑曰。鸚鵡者陛下姓也。兩翅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。陛下起此二子。兩翅全也。武承嗣武三思聞之。連項皆赤。後契丹圍幽州。檄朝廷曰。還我廬陵相王來。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。卿曾爲我占夢。今乃應矣。朕欲立太子。何者爲得。仁傑曰。陛下內有賢子。外有賢姪。取舍詳擇。斷在聖衷。則天曰。我自有聖子。承嗣三思。是何疥癬。承嗣等懼。掩耳而走。即降勅追廬陵立爲太子。充元帥。初募兵。無有應者。聞太子行。北邙山頭皆兵滿。無容人處。賊自退散。

龍見殿東

因話錄。唐肅宗在春宮。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。有龍見於殿之東梁。玄宗目之。顧問諸王有所見乎。皆曰無之。問太子。太子俛而未對。上問頭在何處。曰在東。上撫之曰。真我兒也。

燭奴

開天遺事。申王每夜宮中。與諸王貴戚聚宴。以龍檀木雕成燭跋童子。衣以綠衣袍。繫以束帶。使執畫燭列於宴席之側。目爲燭奴。諸貴戚之家皆效之。

六馬滾塵圖

柳宗元龍城錄。寧王善畫馬。開元興慶池南花萼樓下壁上。有六馬滾塵圖。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。謂無纖悉不備。風鬣霧鬣。信偉如也。後壁惟有五馬。其一者失去。信知神妙將變化也。

一殿三天子

明皇十七事。唐肅宗在東宮。爲李林甫所構。幾危者數矣。無何鬚髮斑白。常早朝。上

見之愀然曰。汝第歸院。吾當幸汝矣。上至。見宮中庭宇不灑掃。而樂器久屏。塵埃積其間。左右使用。無有妓女。上爲之動色。顧謂力士曰。太子居處如此。將軍盍使我聞之乎。力士奏曰。臣嘗欲上言。太子不許。云無勤上念。卽詔力士下京兆尹。亟選民間女子。細長潔白者五人。將以賜太子。力士趨出。庭下復還奏曰。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女子。人間囂囂然。而朝廷好言事。得以爲口實。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。以事復其家者。宜可備選。上大悅。使力士召掖庭令按籍閱視。得三人。乃以賜太子。而章敬皇后在選中。頃者。后侍寢。魘不寤。吟呼若有疾痛。氣不屬者。肅宗呼之不解。竊自計曰。上始贈我。卒無狀不寤。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。遽秉燭視之。良久方寤。肅宗問之后。手掩其左脅曰。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。介金操劍。謂妾曰。吾與汝作子。自左脅以劍抉而入腹。痛殆不可忍。至今猶未已也。肅宗驗之於燭下。若有縫而赤者存焉。遽以狀聞。遂生代宗。代宗之誕三日。上幸東宮。賜之金盆以浴。吳后年幼體弱。皇孫體未舒。負媼惶惑。乃以宮中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。上視之不樂曰。此非吾

兒負媪叩頭具服。上昵謂曰：「非爾所知。取吾兒來。」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。上大喜。置諸掌內視之。笑曰：「此兒福祿過其父。」及上起身還宮進內。謂力士曰：「此一殿有三天子。樂乎哉？」可以勸太子飲酒。

福當如是愛惜

語林：唐肅宗爲太子。嘗侍膳。尚食置熟俎。有羊臂臠。上顧太子。使太子割。肅宗旣割。餘汚漫刃以餅潔之。上熟視不懌。肅宗徐舉餅啖之。上大悅。謂太子曰：「福當如是愛惜。」

蟲娘

壽陽公主。曹野那姬所生。孕九月而育。帝惡之。詔衣羽人服。代宗以廣平王入謁。帝乃呼主曰：「蟲娘。」汝後可與名。王在靈州。請封。下嫁蘇發。

綠耳梯

清異錄：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。嘗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園。妃侍覩桃花爛開。

意欲折而條高。小黃門取綵梯獻。時從謙乘馬擊球。乃引鞚至花底。痛採芳菲。顧謂嬪妃曰。吾之緣耳。梯何如。

濟王之被廢

癸辛雜識。濟王夫人吳氏。性極妬忌。王有寵姬數人。殊不能容。每入禁中。必譖之。楊后具言王之短。無所不至。一日內宴。后以水晶雙蓮花二枝。命王親爲夫人簪之。且戒其夫婦和穆。未幾王復與吳有小競。王乘怒誤碎其花。及吳再入禁中。遂譖言碎花之事。於是后意甚怒。有廢儲之意。宋史后妃傳。嘉定十四年。帝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。賜名竑。竑好琴。史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。而私厚美人家。令伺皇子動靜。竑嬖之一日。指輿地圖示美人曰。此瓊厓州也。他日必置彌遠於此地。美人以告彌遠。彌遠大懼。十七年。帝大漸。彌遠遂矯詔廢竑爲濟王。

以山命名

金史。顯宗孝懿皇后傳。太定八年七月。上遣宣徽使移刺神獨幹以名馬寶刀御膳